陵金王口大 輔口

唯識宗傳承述要

世尊在初成佛道時，於鹿野苑說四諦，爲衆生除我執，令小根之人漸登聖位。可是他們雖然斷了我執，而法執猶存，因此世尊再在靈鷲山上說諸法皆空，使中根之人捨小趣大。但他們視世尊說無破有，又以空爲無上之理。所以世尊針對這一點，最後說解深密經，明一切法唯識，以除有空二執。此解深密經卽是唯識思想的根源。

一、在印度的法統

1 慈氏、無著與世親

佛涅槃後，百年間佛法一味無諍，阿育王時代，大天論師始倡新義，佛教分裂爲上座部與大衆部。佛滅度後最初五百年，全印所弘傳的多屬小乘。小乘教理我執未除，七百年間龍樹起而矯正之，造中論以破其說。提婆繼而闡明其義，於是慈氏、無著、世親承勝義空的了義，以破執空之蔽而說有。

無着是北天竺健陀羅國富婁沙富羅城人。約生於佛滅後九百年間。梵名阿僧伽，爲婆羅門憍尸迦之子。兄弟三人，無着爲長，二弟世親，梵名婆藪槃豆，三弟則名比鄰特跋婆。

無着首先於薩婆多部出家，雖然修定得離欲，但對空義未能透澈了解，後來經賓頭羅阿羅漢

爲他解說小乘空觀，心猶未安，於是便去問彌勒菩薩，彌勒爲他解說大乘空觀。

後來彌勒又到阿踰陀國爲他講說五大論，卽瑜伽師地論、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論，辨中邊論、大乘莊嚴論、分別瑜伽論。

無着以阿踰陀國爲中心，弘揚大乘，述作甚多，如顯揚聖教論乃述瑜伽唯識之理。攝大乘論則論阿賴耶識及緣起論，阿毘達磨集論以唯識論述蘊處界諸法，金剛般若論釋般若波羅密經，順中論解說中論之教義。由此可見，無着實可稱爲唯識法相宗的開山大師。

世親之生約後於無着二十餘年，也於薩婆多部出家，先學毘婆沙義，然頗嫌其說煩瑣，後返富樓沙富羅城作阿毘達磨俱舍論，以經部義破毘婆沙義。

世親妙解小乘，於阿緰闍國說法，曾謂大乘非佛陀所說。他的哥哥無着在富婁沙富羅城聽到這話，便借託重病使人把世親找來說：「汝不信大乘，恒生毀謗，以此惡業必永淪惡道。」世親大驚，請兄說大乘義，一聞卽悟，自此捨小就大。然而常常自忖：以前毀謗大乘，必淪惡道，不如割舌以謝罪。無着對他說：「縱割千舌亦枉然，當解說大乘以補過。」於是聽從無着的話，廣造論釋，而有千部論主之稱。其所著述，有百法名門論廣說諸法，佛性論說衆生皆具佛性，兼評小乘諸部之佛性論。於華嚴、涅槃、法華、般若、維摩、勝鬘諸經皆有註釋，此外更著唯識二十論，批評外道及小乘心外有境諸說，並解法相唯識學的各種困難問題。唯識三十論，雖僅有一百二十句的短文，然以唯識相，性，位建立境、行果，其組織的嚴密，理論的精湛，古今罕有。二論合爲五十頌，唯識法相學所依據經論的所有思想，都包括無遺。其可謂：「理韜淵海，言含萬象，字包千訓。」（語本唐沈玄明「成唯識論」後序——金陵刻經處印行）

2 十大論師

世親唯識二十論，三十論相繼發表後，唯識思想，風靡全印。當時名流學者無不鑽研論述，蔚爲四世紀至七世紀印度學術思想的主流。當時最有名者約有陳那，生於南印度，爲世親的嫡傳弟子，也是因明學的權威，造集量論，因明正理門論，觀所緣緣論，掌中論等。次則德慧，也是世親弟子，窺基稱他「業冠前英，道光時彥」，其爲時所推重，可以想見。再次則安慧，爲德慧入門弟子，著述亦多。爲三十論造釋者，有親勝、火辨，後來還有八論師造頌釋，卽德慧、護法、安慧、歡喜、淨月、勝友、最勝子、智月諸人。合親勝、火辨而爲十大論師。其中以護法最著名，護法乃達羅毘荼國建志城中一大臣之子，梵名達磨波羅，少時聰慧，長大後，王愛其才，想把女兒嫁給他，護法爲此而苦惱，於佛像前祈求，於是有大神王

背他到一山寺佛堂中，僧徒大驚以爲盜，護法便說明原委，大家都欽佩他的志向，於是他便在該寺出家。精通諸部，著述甚多，於因明、聲明之學都有論疏。他的弟子著名的有勝友、最勝子、智月三人。

3 戒賢

護法住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時，有一人遨遊至此，聞法而悟，乃請出家，此人卽是戒賢，戒賢爲婆羅門種，梵名尸羅跋陀，乃三摩呾吒國王族。一生住在當時印度之研修所——那爛陀寺內，嘗患風病，夜夢三天人至，告許他說：「汝於過去曾作國王，多惱衆生，故有此報。宜觀省宿愆，至誠懺悔，於苦安忍，勤宣經論，當自消滅。」這三天人，卽觀自在菩薩，慈氏菩薩與曼殊室利菩薩。曼殊室利菩薩曾對他說：「汝顯揚正法，卽漸安隱。且不久後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，欲就汝學，汝可待教之。」所謂支那僧者卽是玄奘法師。

二、在中國的法統

1 玄奘

玄奘法師河南偃師人，俗姓陳名褘。生於隋仁壽二年。法師先人爲漢太丘長仲弓之後，曾祖欽乃後魏上黨太守。祖康仕北齊爲國子博士。父惠拜隋江陵令，旋解纓而返。法師爲第四子，年十三隨仲兄長捷在洛陽出家。此後歷遊長安、成都、荆州、相州、趙州，頗習經論。居成都時，年滿二十，卽以唐高祖武德五年受具，對於各宗經典，一覽便有所得，可見他資質的過人。

法師於國內雖已習經論，然而看到衆說紛紜，心存疑惑，常想研究瑜伽師地論以釋衆疑。便決心繼法顯西遊學法，於是在貞觀元年結伴陳表，可惜未被朝廷批准。然法師並不灰心，終於在該年八月潛行西行。

法師心志堅定，經流沙，遇鬼魅，忍饑渴，受熱風，都不能使他退却。入高昌，越葱嶺，沿途乘機習經論，終於在貞觀五年抵達那爛陀寺，參戒賢法師，學瑜伽師地等諸部經論。後遊印度諸國，隨時問學，多有所獲。貞觀十五年，法師返那爛陀寺，從勝軍論師二年，專學唯識抉擇論、意義理論、成無畏論、不住涅槃論、十二因緣論、莊嚴經論等，並問瑜伽、因明諸疑。

法師居那爛陀寺，有三事值得大書特書。當時大德師子光講中論、百論，謂其旨在破瑜伽義。法師則以爲中論、百論之旨唯破遍計所執，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，而師子光乃見論稱一切無所得，故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須遣除。因此法師和會二宗，言不相違背，著會宗論三千頌。論成，戒賢及大衆一致稱善

，於是便盛行於世。其後有順世外道懸四十條義理於寺門，說：「若有難破一條者，我則斬首相謝。」法師便向他挑戰，經屢次辯論，婆羅門終於默然服輸而欲以死踐約，法師却說：「我曹釋子終不害人，今役汝爲奴，隨我教命。」婆羅門大喜敬從。先是，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般若毬多明正量部之義，造破大乘論七百頌，諸小乘師皆大喜。及法師閱之，心中有疑，乃命婆羅門爲說破大乘論，而尋其繆處，作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，申大乘義兼破之，戒賢及其徒衆無不嗟賞。法師由是聲名大噪印土。

貞觀十七年，法師辭戒日王東返。於十九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入西京，所獲佛像七座，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，梵本經論六百七十五部，悉獻於朝廷。

法師自出家迄西遊東返，所學遍及大小乘諸部經論並因明聲明梵書等，故能從事翻譯，他一生事業也以譯經貢獻最大。

法師譯經始於貞觀十九年三月己巳，當時法師住在弘福寺，助譯者有證義大德十二人：即靈潤、文備、慧貴、明琰、法祥、普賢、神昉、道深、玄忠、神泰、敬明、道因等。綴文大德九人：即栖玄、明瑨、辯機、道宣、靜邁、行友、道卓、慧立、玄則等。字學大德一人：即玄應。證梵文梵語大德一人玄謨。這些人都是極一時之選。所譯經論頗富，其中最主要者爲貞觀二十二年夏譯畢的瑜伽師地論百卷，高宗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譯畢的大般若經六百卷及成唯識論。法師又嘗造八識規矩頌，乃是根據瑜伽師地論及成唯識論的精義而成的。

法師先住在弘福寺，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轉住慈恩寺，專心從事譯經，白日因事而未能譯完的必定夜以繼之。每日弟子學僧來請教決疑者絡繹不斷，盛況空前，故唯識宗亦稱慈恩宗，就是因該寺而得名。高宗麟德元年，法師自量氣力將盡，便不再譯經，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七十五部，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觀此可知法師畢生心力所聚。次年二月五日夜半法師示寂，享壽六十四歲。

法師圓寂時，從足漸冷，最後頂暖，顏色怡悅勝常，過七日竟無改變，亦無異氣，這恐怕是定慧的功夫所致吧。

2 窺基、圓測、普光、嘉尚

釋窺基，字洪道，姓尉遲氏。父爲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。母爲裴氏。

窺基年十七才出家，爲玄奘弟子，學五竺語，都能一覽無差。起初，玄奘於印度將東返時，就尼犍子處占卦，得吉。及東歸後，於陌上見窺基眉目秀朗，舉措豪放，便去見他父親，勸他出家。他父親說他粗悍不堪法教。玄奘再三請求，終於答應。然窺基却不願意。後來經玄奘激勵再三，才勉强順從，而猶有三事不從，即不斷情欲、葷血及過午不食。

玄奘在譯唯識論時，窺基與昉，尚、光共同擔任

潤色、執筆、檢文、纂義的任務。做了幾天，窺基便不肯做。玄奘問他原因，他說想一個人獨力完成，玄奘深表讚許，便把所有工作交給了窺基。

窺基又從玄奘受陳那之論及瑜伽師地論，通大、小乘教三十餘本，造疏達百部，今存者猶過半。曾本着護法的學說，綜合十大論師的思想，譯成唯識論。又乘着東遊博陵講經之便，寫成法華大疏。

窺基以唐高宗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示寂，年五十一。前人述其師弟之功說：「奘師爲瑜伽唯識開創之祖，基乃守文述作之宗。」信哉斯言！

釋圓測者，氏族未詳。自幼聰明。玄奘爲窺基講唯識論時，測賄賂守門人而竊聽講法，回去後便緝綴成章，於西明寺召衆稱講唯識，窺基因此不滿於圓測的爲人。後玄奘爲窺基講瑜伽論，圓測也依照從前的方法盜聽講法。所著唯識疏鈔頗能詳釋經論。

普光氏族亦不詳。性明敏，能聞少證多。玄奘嘗密授光記憶薩婆多俱舍義，因着疏加以解判。玄奘畢生所譯經七十五部，十之七、八是普光筆受，功勞甚大。

釋嘉尚之氏族不詳。嘗稽考瑜伽師地論、佛地論及成唯識論，深得義趣。玄奘於玉華宮翻般若經時，嘉尚爲之證義綴文，頗能傑出。畢生功力貢獻於譯場。

3 慧沼

釋慧沼初依庠序，後入爲窺基子弟，專攻經論。菩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時，沼爲之證義，亦有功於譯場。

三、會昌法難

唐開國後，釋道並崇，因唐主姓李所以推崇老子李耳而兼崇道教，然佛教在此時還能保持不墜。至武宗斥佛，佛教乃遭空前之厄，唯識宗所受打擊尤大，蓋唯識名相繁多，理論又甚遠，俗人非詳閱論疏，未易了解。

武宗爲穆宗第五子，本名瀍。爲潁王時，頗好道術修攝之事。開成五年秋，召道士趙歸眞等八十一人入禁中，於三殿修金籙道場，武宗幸三殿，於九天壇親受法籙，於此可見武宗好道之篤。

法難之起乃趙歸眞於衡山道士劉玄靖力排佛教所致。復以武宗亟思沒僧尼產業以裕財政。故於會昌五年八月壬午下制。凡拆寺四千六百餘所，令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，收充兩稅戶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，沒膏腴上田數千萬頃，收僧尼之奴婢十五萬人爲兩稅戶。

佛教經典被焚燬幾盡，後雖經宣宗復興，並殺勸武宗排佛之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，然唯識經論已大半毀滅，清季楊仁山雖由東鄰携回十數種，然梵華主要論疏，已無法再見於今世，惜哉！